

往事如昨

推迟上学为养鸡

陈文念

每当听到“大红冠子花外衣”的儿歌,抑或看到各类品种的鸡,总会勾起我对小时候一手养大的10只鸡的怀念。

这10只鸡是1968年我8岁的时候喂养的。

因为这10只鸡,我上小学晚了1年,比同学大了1岁。上学那年我9岁了。

有人问,你怎么9岁才上学呀。为什么呢?既不是我身体不好,也不是智商不过关,我在记忆里一遍又一遍地求证过,现在渐渐明白了:可能是因为家里穷的缘故,母亲需要我在家养鸡,好用鸡蛋换点零用钱。

我是恢复高考后1979年考出来的农民孩子,家是蓬莱市大季家镇山后陈家村,2014年5月,村子整体搬迁,如今村庄消失了。

我村曾是1300多户的大村,在大季家镇属于一个比较大的村。位于大季家镇北面,连绵大山后面,因而得名——山后陈家村。恢复高考那几年,村里学校一个级部两个班100多名学生,每年能考出来的也就一两个学生。

我村是一个靠海边的山村,北边是一望无际的大海,村的東西两面各是两座大山,山洼下住着1000多户人家。推车往山上庄稼地里运粪土,一溜上坡,腿蹬身拱累断筋。我懂事上学后,就心想,村子怎么建在这个穷山恶水的地方?

外村的人到了我村,都说这简直是个石头垒成的山村,迈开步,脚底下就是石头,一脚下去,准能踩上10块石头,俗称“兔子窝”,太形象了。

记得那年头,父母整天上山干活,可每年粮食吃不到头,总是青黄不接。居家过日子,手里根本没有零花钱,连日常生活买个蔬菜、油盐酱醋钱都困难,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家里养几只鸡下蛋,到集市卖了鸡蛋换个零花钱。

我曾多次步行去赶集卖过鸡蛋,那时才十几岁。有一次,家里攒了10个鸡蛋,全家不舍得吃,我妈让我赶集去卖。我那时十二三岁,步行10多里到芦洋村赶集,10个鸡蛋卖了一元二角钱,放在布兜里,走一会儿就用手摸摸,生怕丢了,一路摸了好多遍。到中午才饿着肚子赶回家。

家里养的几只鸡,成了我家的摇钱树。正是用鸡蛋换来的钱,才让我家挺过了困难的岁月,现在我理解母亲让我宁肯晚上1年学也要在家里养鸡的原因了。

我8岁的时候,母亲说:家里这些鸡老了,不愿下蛋了,明年开春要抓小鸡了。可养小鸡需要人照料啊,当时父母整天要到生产队劳动,哥哥已经上学了,弟弟还小,母亲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。

第二年一开春,母亲从走街串巷卖鸡的那儿抓回了10只小鸡。

鸡抓回家,母亲便把它们装在一个大纸盒子里,放在炕上,叽叽喳喳的。

那一只只小鸡,全身黄黄的,毛绒绒的羽毛,水灵灵的小眼睛睁得圆圆的,叽叽喳喳的叫声是那样清脆。别看它们走路时还有摔跤,小嘴却能敏捷地啄住食物。

从此我每天的任务是喂鸡,太阳出来我就把纸盒搬到院子给鸡晒太阳。在农村,一天三顿饭基本是饼子,小鸡吃的饲料也是饼子,只是需要经过我的嘴嚼碎后才能喂,我每天按时喂三次,喂完后还要用小碗盛上水,放到纸盒里给小鸡顺顺食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在我的精心饲养下,小鸡一只也没有夭折,全健健康康地活了下来,为此我还受到母亲的夸奖。

3个月后,小鸡的羽毛更加显露了,有黄色的、灰色的、黑色的……我分别给它们起了大黄鸡、大黑鸡、煞白鸡等名字。它们还慢慢地长出了翅膀,从大纸盒里一不注意就争先恐后地飞了出来。我一时也想不出来好办法,把大黄鸡抓进去,煞白鸡又飞出来了,甚至好几只鸡故意起哄,累得我满头大汗。天晌午了,母亲干活回来,我把这一情景跟母亲说了,母亲便把它们抓进一个用竹条编织的鸡笼子里。

过了些日子,小鸡又长大了些,我就把它们放在院子里。小鸡用不太灵活的爪子在土壤里刨起来,它在干什么呢?我仔细一看,墙缝里有一条小蚯蚓。你看那小鸡,先用爪子将蚯蚓按住,又立刻伸嘴啄住,然后蹲在那“细嚼慢咽”。小鸡东抓抓,西抓抓,每到一地,都会使劲地“划拉”起来,当发现喜欢的食物时,就算是一个极小的食物,也一定要“手”到擒来。如果遇到不喜欢的东西,它会啄起来又放下,放下去又啄起来,反复好几次才扔掉。若有食物粘住它的嘴巴,小嘴巴就会在地上左搓右擦。

自从鸡放到院子里,看管的难度大了,鸡跑得到处都是。除了按时按点往院子里撒些粮食,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每次喂鸡的时候必须要把邻居家的鸡赶走。

有一天,我向母亲报告一件很恼火的事,不知道谁家的一群小鸡总是赶不走,好几天了,每次赶走后,带头母鸡第二天就又带着它们回来了。这件事引起了母亲的注意。

第二天我去赶那些“组团”来的母鸡和小鸡时,母亲看了笑着说:不要再赶了,那是咱们家的母鸡!原来那是以前丢失的一只老母鸡,可是为什么有一群小鸡呢?母亲说让我到处找找,也许那些小鸡是母鸡的孩子。果然没出母亲所料,我在后院的一个墙角处发现了一个窝,用一些软草搭建成的,里面还有一些破碎的鸡蛋壳,显然是小鸡破壳而出剩下的。我觉得这只母鸡真是太伟大了。后来母亲把这只老母鸡和它的小鸡送给亲戚了。

到了秋季,我家的10只鸡都长大了,长出了8只母鸡、2只公鸡。全家人都很高兴,因为这些鸡可以下很多的鸡蛋,可换来一些零花钱,接济一下穷日子。

初冬的一个傍晚,我清点鸡的时候,发现大黄鸡找不到了,门前屋后不见踪影。寻寻觅觅,我在麦地里发现了它,它已经僵硬地倒在地里,被人下药药死了。我又惊又怒,说:“这是谁家下药了也不告诉一声?”

我一时受不住这样沉痛的打击,忍不住大哭起来。母亲用粗糙的大手抚摸着我的头,安慰我说:“别人不仁,咱不能不义。不要哭了,没有什么。”我咬紧了嘴唇,把委屈和愤怒咽到了肚子里。

因我的精心饲养,快到年底时,鸡下蛋了,而且还是大家喜欢的红皮鸡蛋。

雪花飘飘,快过年了,母亲赶集把积攒的鸡蛋卖了,换来的钱给我做了一套新衣服,又割了几斤猪肉过年。转过年来,母亲又用鸡蛋换来的钱,给我买了一个上学的书包。

童年的10只鸡,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方言撷趣

有点二

蔡华先

那天,听到有人在议论另一个人:“这个人啊,有点二。”

平时人们在评论、褒贬一个人的时候,常常会用到一些数字或者含有数字的词语。这些简单的数字,听者总是心领神会,不需要再多加一个字。数字褒贬可谓又简单,又很传神。

用“二”来形容一个人,很多情况下会带有贬意。当我们说一个人“很二”的时候,多是用来形容一个人的行为动作、言谈举止等显得头脑简单、说话办事分不清场合、掂不来轻重、做事不想后果。

“二”,如果表示褒义的时候,前面常会加上一个“不”字,如忠贞不二。

在胶东,还有两个与“二”有关的词语,二虎与二乎,在用来评价一个人的时候,也带有比较强的贬意。这两个词的读音差不多,但稍微有点差别。

二虎,读音分别是去声、上声,就是四声和三声。胶东人说起这个词,语气有点重。

二乎,读起来稍微有点儿短促,声调有点儿轻,读音分别是阳平和轻声。

如果说一个人二虎的时候,就是说这个人办事莽撞,有点霸道,总爱咋咋呼呼的。类似的词还有一个叫二虎霸道的。

如果说一个人二乎的时候,则一般有两个含义。一个是,说遇到什么事拿不定主意。比如说:这件事我以前从来没遇到,有点二乎了,不知道怎么办了,你帮我参谋参谋,拿个主意吧。另一个是,说某人办事不靠谱、不认真、不专心,马马虎虎。比如说:这件事你不能交给他办,他办什么事都是二二乎乎的,让人不放心。

在福山的民间方言中,也有这样一个词语:二马天堂,形容一个人办事糊涂、头脑不清。

二和两有较大的区别,但在一些情况下两也可以表示数量二,如两个五。所以与“两”有关的词语也常常用来表示贬义。如,两五不知一十,是说一个人非常笨,智力有问题。比如,这个人五个手指头不分漏,两五不知一十。道三不着两,则是形容说话不着边际。《红楼梦》第48回,薛姨妈打算给薛宝钗再买一个丫头的时候,就有这样一句:文杏又小,道三不着两的。莺儿一个人,不够服侍的,还要买一个丫头来你使。

如果说和“二”有关的俗语多带贬义少有褒义的话,那么与“一”有关的词语,则基本是褒义的多,如始终如一、表里如一,贬义的少,有时甚至是褒贬互现。如,这个人办事一根筋。一根筋是人们对于某些人的性格偏执或固执、死板不开窍、认死理不知变通、做事“一条道跑到黑”的一种形容,而这个词是褒还是贬,就要结合具体的语境来看了。一根筋、一条道跑到黑,既可以形容一个人的坚韧不拔,也可以形容一个人的执迷不悟。

与一有关的带贬义的词语还有一知半解、一窍不通。

而与三四有关的带贬义的词语就较多,如丢三落四、推三阻四、不三不四、颠三倒四、朝三暮四、说三道四、低三下四等。

在日常生活中,如果我们能恰当地运用这些词语,往往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。



乡村记忆

豆饽饽

冷大川

豆饽饽是我们本地常吃的一种面食。记得小时候在农村,每逢年节,几乎家家除了做枣饽饽外,还要包包子、菜角,地瓜面的、胡秫面的全有,还要包豆饽饽、蒸汽馏(方言音,一种玉米面食)。一是为了增加花样,改善生活;二是包上馅料,省下白面。

做豆饽饽,首先将面引子(也叫老面)在水中泡开,加入适量面粉,调成糊状的面酵子。等面酵子开后,适当放点碱水,用筷子搅拌,待面酵子出现绿豆粒大小的气泡后,将其倒入要和面的盆里,加入适量的水,揉成软硬适中的面团,放在温度适宜的地方饧着,待面开。

馅料多用豇豆或红小豆。将豇豆等放在水里浸泡一段时间后,放在锅里煮或蒸。煮熟的豇豆沥去多余的水分,用手攥细,放上适量的红糖或白糖,调匀,然后团成一个个团子备用,或者直接用勺子挖着用。过去买不起糖,人们习惯用糖精代替,尽管甜度不少,但远不及糖的醇美。在那些特殊的年代,馅料也不是豇豆一类,而是将地瓜干煸熟,剁碎,或干脆就将上碾压过的地瓜干,经过罗后的小颗粒状剩料蒸熟,加上糖精。地瓜干馅料包起来费事,做不成料团;吃起来掉渣、噎人,难以下咽,于是有的人家掺上点熟地瓜作为调节。面皮也不是白面,是用地瓜面或掺上点黑面作皮。这种面皮也是需要发面和开面几个步骤,吃起来口感远没有白面香。

包豆饽饽跟包包子一样,将馅料包到面皮里。先将面反复揉搓几遍,这样做出的面食筋道,有嚼头。将揉好的面团搓成长条,揪或切成面剂子,再擀成面皮包入馅料。

至今,当年吃豆饽饽的情景还时常浮现,只是那味道却并不令人神往。